

三  
才  
廣  
志

居官

呂居仁官歲當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可以保祿位可以遠耻辱可以得上之知可以得下之援然世之仕者臨財當事不能自克常自以為不必敗特不必敗之意則無所不為矣然事常至於敗而不能自己故設心處事或之在初不可不察借使役用權智百端補治幸而得免所損多已不若初不為之愈也司馬子微坐忘論云與其巧持於末孰若拙戒於初此天下之要言當官處事之大法用刀簡而見功多無如此言者人能思之豈復有悔吝耶

事君如事親事官長如事兄與同僚如家人待群

更如叔僕參百姓如妻子處官事如家事然後為  
能盡吾之心如有毫末不至皆吾心有所未盡也  
故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  
居家理故事可移於官豈有二理哉當官處事常  
思有以及人如科案之行既不能免便就其間求  
其所以使民省力不便重為民害其益多矣不與  
人爭者常得利多退一步常進百步取之廉者得  
之常過其初約於今者必有畱報於後不可不思  
也惟有能少自忍者必敗此實未知利害之分賢  
愚之別也

予嘗為奉州獄掾顏岐夷仲以書勸予治獄次第  
每一事寫一幅相戒如夏月取罪人早間在西廊  
晚間在東廊以辟日色之類又如獄中遣人勾追

之類必使之畢此事不可更別遣人恐其受賂已  
足不肯畢事也又如監司辟守嚴刻過當有湏平  
心定氣與之委曲詳盡之相從而從已如未肯從  
再當如此詳盡其不聽者火矣當官之法直道為  
先其有未可一向直前或直前及敗大事者湏用  
焉宣徽惠穆杆停之說此非時小公然也為天下  
國家當知之

黃翁列中嘗為予言頃為縣尉每遇檢尸雖盛暑  
亦先飲少酒捉鼻親視人命至重不可避少臭穢  
使人橫死無所申訴也

范侍郎育作庫務官隨人箱籠只置廳上以防疑  
謗凡若此類皆守臣所宜詳知也

當官既自廉潔又湏閑防小人如文字唇引之類

皆湏明白以防中傷不可不至慎不可不詳知也  
當官者難事勿辭而深避嫌疑以至誠遇人而深  
避文法如此則可以免

前輩常言小人之性專務苟且明日有事今日得  
休且休當官者不可徇其私意忽而不治誰有之  
曰勞心不如勞力此實要言也

徐丞相擇之嘗言前輩蓋心職事仁廟朝有為京  
西轉運使者一日見監窯官問日所燒柴凡幾竈  
曰十八九竈曰吾所見者十一竈何也窯官愕然  
蓋轉運使最起望窯中所出烟幾道知之其盡心  
如此

前輩嘗言吏人不怕嚴只怕謾蓋當官者詳謾公  
案則情偽自見不苟蔽明也

唐官者凡異色人皆不與之相接至視毛煩之類  
尤宜疎絕要以清心省事為本

後生少年乍到官守多為猾吏所解不自省察所  
得毫末而一任之間不復敢舉動大抵作官嗜利  
所得甚少而吏人所盜不貲矣以此被重謹良可  
惜也

當官者先以暴怒為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  
不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人前輩嘗言凡  
事只怕得倚者詳處之謂也蓋詳處之則思慮自  
出人不能中傷也

嘗言前輩作州縣或獄官每一公事難決者必沉  
思靜慮累日忽然若有所得者則是非判矣是道也  
惟不苟者能之

處事者不以聰明為先而以盡心為急不以集事為急而以方便為上

孫思邈嘗言憂於身者不拘於人畏於己者不狃於制慎於小者不懼於大戒於近者不侈於遠於此則人事畢矣實當官之要也

同僚之契友承之分有兄弟之義至其子孫亦世譜之前輩專以此為務今人知之者蓋少矣又如舊舉將及舊黨為舊任按察官者後已官雖在上前輩皆避坐下坐風俗如此安得不厚乎

叔曾祖尚書當官至為廉潔蓋寧市縫帛欲製造衣服召當行者取縫帛便縫匹就生裁取之并還所直錢與所剩帛就生中還之榮陽公為單州凡每月所用雜物悉書之庫門買民間未嘗過此數

民皆悅服聞沼止叔獲盜法當故官曰不以人命  
易官終不就賞可謂清矣然恐非通道或當時所  
獲盜有情輕法重者止叔不忍以此被賞也

當官取傭錢般家錢之類多為之程而過受其直  
所得至微所喪多矣亦殊不知此數亦吾分外物  
也

當官者前輩多不敢就上位求薦章但盡心貳事  
所以求知也心誠盡貳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  
季養子而後嫁者也當官遇事以此為心鮮不濟  
矣

畏辟文法固是常情然世人自私者常以文法難  
任委之於人殊不知人之自私亦猶己之自私也  
以此處事其能有濟乎其能有後福乎其能子孫

昌盛乎

當官處事務合人情忠恕違道不遠觀於己而得之未有舍此二字而能有濟者也嘗有人作群守延一術士同書室後術士以公事干之大怒以下竟致之理杖背編置招延此人已是犯義既與之稔熟而干以事公亦人常情也不從之足矣而治之如此之峻殆似絕滅人理

嘗謂仁人所處能變虎狼如人類如虎不入境不害物煌不傷稼之類是也如其不然則变人類如虎狼凡若此類及告訐中傷謗人欲寘於死地是也

唐充之廣仁賢者也深為陳鄒二公所知大觀政和間守官蘇州朱氏方盛初充頽剝幾之朱氏深

以為怨讐之罪剝奪之以為充之為善欺人之見  
知故不免自異以致禍患非明哲保身之謂  
當官大要直不犯禍和不害義在人情詳斟酌之  
爾然求合於道理本非私心專為己也

當官處事但務著實如查據文書追改日月重布  
押字萬一敗露得罪反重亦非所以養誠心事君  
不欺之道也百種姦偽不如一實反復交詐不如  
慎始防人疑舉不如自慎智數周密不如省事不  
苟之道事有當死不死其詎有甚於死者後亦未  
免死當去不去其禍有甚於去者後亦未必得安  
世人至此多惑亂失常皆不知輕重義之分也此  
之教委贊事人其父兄日夜先以此教之矣中村  
理非平居熟諳事必不能自立不可不預思古

以下豈臨事一朝一夕所能至哉教之有素其心安焉所謂有養也

忍之一事衆妙之門當官處事尤是先務若能省悔勤之外更行一忍何事不辦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此處事之本也謹曰忍事敵災星少陵詩云忍過事堪喜此皆切於事理為世大法非空言也王沂公常說喫得三斗釀醋方做得宰相蓋言忍受得事

劉器之建中崇寧初知潞州邵使耆觀望治畔中事無巨細皆詳考然竟不得毫釐過雖過往牒券亦無違法予者部使者亦嘆伏之後居南京有府戶取兵官白直點磨他寓居無有不借禁軍者器之未嘗借一人其廉慎如此

故人莫前亨承掌為予言後生當官其便全人  
無乞丐錢物處即此職事可為有乞丐錢物處則  
此職事不可為蓋言有乞丐錢物處人多陷主人  
以利或致嫌疑也

前輩嘗言公罪不可無私罪不可有此亦要言私  
罪固不可有若無公罪則自保太過無任事之意  
范忠宣公鎮西京日常或屬官受納租稅不要令  
兩頭探或問何謂公曰賢問是也不要令人戶探  
官員等候受納官員不要探納者多以然後入場  
此謂兩頭探但自絕早入場等人戶則自無人戶  
稽查之獎官錢終

官政

要語

書學古入官

詩不懈于位

羔羊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語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乘二十二敬其朝夕恪居官次

或十六且侵官胄也失官慢也離局委也

昭十一五大不在邇五細不在庭注言五官之長  
專盛過節則不可居違細弱不勝任亦不居朝廷  
都御史摹版回指枉造次秉直事不失當舉無  
私政

政者正也治者為政之效也唐虞有三載考績之  
法而庶厥績周人有六計獎羣吏之治而皆以廉  
為本無非所以為更治之政也自秦人罷侯置守

其所可考者多見於守令之職是以漢唐之際於  
循良之吏每為之立傳而有貳之士每每興嘆於  
良吏之難其人蓋以政非若不足以言治也我宋  
立國三百年而服勞州縣者莫不求人政治而見  
愛自王安石以經學禍天下反以激吏治之弊中  
興立國江左而仕於東南者凡其得於講明之餘  
而見於設施之末無非政也則亦無非治也有志  
於政主庇民者盍亦以我宋臣子為法

書咸然庶績一一並

書

詩剛柔不一一數政優優

左傳寃猛一一相濟政是以和從政李康子問仲  
由求賄可便也一一與曰由也果求也藝賄也達  
於從政乎何有

論語正身苟一其一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書經孝友惟一于兄弟於子有政  
論語政刑導之以一齊之以一民免而無耻德禮  
導之以一齊之以一有耻且格

古今事實

爭田質成

虞芮二國爭田而訟連年不決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焉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朝則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虞芮之君曰嘻吾儕小人不可以入君子之朝遂以其所爭為間

曰家語

甘棠總錄

其黨石伯慈誘也蕭何黨初剪勿伐召伯所莫始誘終誦

孔子相魯人謗曰舜辭堯而釋授之無郵及三月  
政成化行氏誦曰袞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袞衣  
惠無我私孔叢子子產相鄭一年與人謂之曰取我  
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  
三年之又謂曰我無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  
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日昊不休

前漢薛宣守左馮翊及日昊休吏職曹掾張扶獨  
不肯休坐曹治事

首抑豪強

後漢周勃為洛陽令下車問大姓主名吏以閭里

晉愍帝時司本閭貴戚若馬寶等革革能知此責  
答猶爭鄙吏望風爭以激切為事京師肅然

武文供奉

桓公至荊州駐以威刑罰物令吏受杖止從旁不  
上還相式云向見全吏受杖上稍雲根下抑地是  
意譏不看公曰我猶忘

皇世說

荀子龍蛇

恭氏馬公總卷卿曹禮節度觀察等使領其地公  
不死亡之咎於於之隣剝膚椎髓公私掃地亦立  
辭舊不相保趙萬目睽也公於此時能安以治云  
矣功為人又曰公之始至梁未熟化以武則忿而  
威以恩則懷兩長一以為赤子一以為龍蛇懲心  
嚴指鹿以歲月然後致之難也及數之行梁皆驚

榜罪立足

李嵩武后時為御史鞠獄傷諸參陪其訊罪人皆有名如仙人藏果玉立登梯橫子懸車驪兒授振鳳凰曉翅獮猴鑽火之類唐朱叔道周與為周狄官侍郎性慘毒椎効殘忍法外苦楚無所不為樗縲罪人有仙鵝孺翅胡孫碾恭鬼拽鑊牛拔根之名趙人呼為牛頭夜叉故有此

戲為判語

李自誠為長葛尉一雜職犯過乃戲判曰豈有終日挑之而不知其味者乎

因之相

能辨冤獄

錢若水為同州推官有富家小女奴逃亡不知所

之奴父母訟於州命錄事參軍鞠之錄事堂登錢  
於富民不獲乃劾富民父子數人共殺女奴棄尸  
水中遂失其尸或為元謀或從而加罪皆應死富  
民不勝榜若自誣服州官皆以為得實若水獨疑  
之留其獄數日不決一旦詣州屏人言曰已密使人  
人訪求女奴得之矣知州驚曰安在若水密使人  
送女奴於知州乃密篳引女奴父母視之泣曰是  
也乃引富民父子悉破械縛之其人號泣不肯去  
知州曰推官之力也其人趣詣若水廳事若水閉  
門拒之不得入繞垣而哭傾家貲餌贈為若水祈  
福

冰木

支散軍糧

王德用在定州一且倉中空軍糧單士以折米

黑喧譖紛擾監官推逃匪有四卒以黑米見德用  
德用曰汝從我當自入倉乃往召副問曰昨日  
我不令汝給二分黑米八分白米乎此從者杖事  
副又呼四卒謂曰黑米亦公家物不給與汝曹當  
棄之乎汝何敢乃尔喧譖如此欲求求求求配乎百秆  
流汗乃捨之倉中盡然

洋水文間

應變倉卒

張平崖守城部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令軍旅  
大閱始出衆遂嵩呼者三平崖亦下馬東北望而  
三呼復攬轡行衆不敢誰趙濟畏之罷圖平崖孫  
婿也嘗以此事告韓魏公公曰當是時某亦不敢  
指置忠正語錄

兩易爭業

張公詠知杭州有沈章訟兄彥均割家貨不平公  
撻而遣之後半載公因過其所其下馬石章并彥  
曰汝弟訟汝治家掌財伊幼小不知貨多少汝又  
分之不均果乎彥曰均平章曰不均公曰兄之族  
入於弟室弟之族入於兄家即將對換人莫不服

高義者

判斬柳筆

韓魏公文潞公俱嘗鎮北門方魏公將朝城令次  
一守把兵士方二下轍悖罵不已知知縣以辭府  
魏公使前間云汝曷長官否曰當時乘忿實有  
之公曰汝為禁兵既差在彼便有階級安可如此  
即於解狀判領赴市曹處斬徙客平和畧不變色  
某但見其從筆方如自美至客公嘗復有所與

一卒如前者公震怒問之兵對如實折判處斬而  
御牛以此見二公之量不同如魏公則彼自己法  
吾何怒之有不惟季術之妙亦天資之過人耳元祐

年尊勤職

韓魏公勤于吏職簿書文機檢察研覈莫不躬親  
左右或曰公位重牛畜功名如此朝廷賜守鄉郡  
以養安幸無寵小事公曰已憚頃房吏民當有受  
獎者且倅祿日萬錢不事事吾何安哉

辨僧寃獄

向相在西京有僧暮逼村民家求寄止主人不肯  
僧求寢其門外車箱中許之夜中有盜入其家自  
牆上扶一婦人并橐衣而出僧適不寐見之自念  
不為主人所納而強求宿而主人亡其婦及財明

日必執我諸縣失因夜亡去不敢循故道走荒草  
中忽墮井則婦人已為人所殺先在其中矣明  
日主人搜訪亡僧并子婦死得之井中執以諸縣  
棕治僧自誣云與子婦姦誘與俱亡忽為人所得  
因殺之投井中暮夜不覓火足亦墮其足趾在井  
傍亡失不知何人所取獄成言府府皆不以為疑  
獨獄中以賊不獲疑之引僧詰問數四僧服罪但  
言某前生當負此人死無可言者獄中固問之僧  
乃以實對因審使吏人訪其賊吏食於村店店聞  
其自府中來不知其吏也問之曰僧某者其獄何  
如吏詰之曰昨日已笞死于市矣姪嘆息曰今若  
獲賊則何如吏曰府已誤決此獄雖獲賊亦不敢  
問也姪曰然則言之無傷矣婦人者乃此村少年

某甲所甚也吏曰某甲安在姪指示其舍吏就舍  
捲捕捉之案閱其服并得其姪一府以為神史記

不屑更事

向簡公敏中罷相出鎮多以更事為意冠某公雖  
重名所至之處終日遊宴所愛伶人或村與富室  
厚有所得然人皆樂之不以為非也記聞

反墮吏姦

包孝肅戶京號明察有綱戶犯法當杖脊吏受杖  
與約曰今見戶汝但號呼自辯我與汝分罪汝次  
杖我亦次杖既而包引因問果分辨不已吏訶曰  
但受脊杖出去何用多言包謂其弄權杖之於庭  
特寬囚罪止從杖坐不知乃為所責音項

時未則為相

劉沅擢又正言知制誥陝西用兵沅見執政白事  
翌日諸對極言得失仁宗送其議於中書執政  
不悅曰須舍人作相自行之沅曰宰相豈有常哉  
時來則為之

禁絕異端

程明道先生任京兆鄆簿南山僧舍有石佛歲傳  
其首放光男女聚觀晝夜離處為政者畏其神莫  
敢葉先生始至詣其僧曰吾聞石佛歲現光有諸  
曰然或曰候復現必先白吾職事不能往當取其  
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行狀

脯龍折竿

明道先生為上元簿日茅山有龍池其龍如蠍蜥  
而五色祥符中中使取二龍至中進中使奏一龍

飛空而去自言叢本以為物神先生嘗而臘之使  
人不惑其始至邑見人持竿道傍以粘飛鳥取其  
竿折之教使勿為及罷官織舟却外有數人共語  
自王簿折黏竿鄉民子弟子不敢畜禽鳥善哉

僕告其主

季孝壽知開封府有舉子為僕所凌忿甚亟縛之  
作狀欲送府會為同舍勸解久之氣亦平因釋去  
自取其狀戲季孝壽押字判曰不勘案次贊狀二  
十其僕怒之翌日即切其狀走府曰秀才曰季知  
府判狀私次人孝壽卽令追之既至具陳所以孝  
壽翻然謂僕曰如此秀才所判正與我同貞不用  
勘審命吏就讀其狀如數決之是歲舉子會省試  
且數千人凡僕聞之皆畏戢無敢肆者當時亦称

其敏 石林燕語

閩殿罰錢

鞠真卿守潤州氏有閩殿者本罪之外別令先殿者出錢與後應者小人斬財兼不憒出錢終日紛爭相視無敢下手者青瑣

作相不先急務

或謂趙丞相欲放混補歎息云方今大倫懶地不成模樣身為宰相合是以何為急却要急去理會這般事如何懶地不識輕重此皆是裏亂之懶只看宣和末年蕃人將至宰相說甚事只看實錄頭一板便見且說大孝裏秀才做詩文不好有道是識世界否且如今待補取士有甚不得如何道他便取得今才如彼使取不得人才只是亂說

先勞

子路問政子曰——之——之

悅求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遠者——

帥正

季康子問政子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名

子路衛君待子而為政子曰必也——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指手足

魚倦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行之以忠則敬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教小過舉賢才  
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一爾所一爾所不知人其  
舍諸

清靜

漢曾參為齊相有蓋公好黃老術曰治道貴  
一自正恭避堂以舍之齊固大治

廉平

文景時循吏河南太守吳公蜀守文翁皆謹身率  
死居以口不至嚴而人從化江都相仲舒內使  
公孫弘見寬居官可紀也宣帝詔吏不廉平則治

道衰

治平

吳公——為天下第一

儒雅

張敞為京兆尹為政緣節飾以——

安理

宣帝曰庶民安田里而無斁者與我——此——其唯良二千石乎

民富

王成黃霸朱邑龔遂鄭弘召信臣所居——所去見恩生有號榮死見奉祀庶幾德讓君子也

仁恕

唐陸象先為劍南按察使為奴尚——同馬常抱直諫曰公當峻罰以示威不然民慢且無畏答曰政在治之而已何必刑罰以樹威乎卒不從而蜀

化民

寬惠

常恒為碭山令政——史氏變之天子東巡州縣  
供帳皆取朴龜辨恒不立威而事裕

無欲速

子貢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見小利數遠  
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不忍欺

鄭子產為政氏——西門豹治鄰民不敢欺

莫不勸

謹惠默遠去煩宥善——競用賢治不肖用貴  
治賤

闡其政

子會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不立名

漢真不疑為官惟恐人知其為吏之迹——好——稱為長者

皆籍記

漢尹翁為東海群中賢不肖有一一  
人存政舉

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則其——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敝政

容民蓄衆

師君子以——見物

明政折獄

貴君子以一庶一無敢一

不苟其俗

齊其政——出禮記

以率其怠

為之政——出原道

長於治民

責羈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在成就在全長吏其  
材——務——也

人不敢欺

韓延壽推至誠吏——

廉平不苛

龔遂——以愛利百姓為行未嘗笞辱人

寬厚慈師

蕭曹以——清靜——天下之——

九州患愛

張萬福蒞——皆有惠愛

無閥政績

李憲——家子弟歷皆以更能顯——暴著

吏政不煩

馬稜精——事以文雅約飾其——清淨——

善政致祥

戶恩貞為青州刺史有績蠶至歲四熟黜陁使路  
故者至都嘆曰是——乎未言之

慈惠為本

袁滋遷華州刺史專以————

仁惠為治

殷侑拜義昌節度使以——

不事威刑

常抗為永昌令革鞍繫要抗——而治遷中

丞

不威而治

滑毫節度使令狐彰死表李勉為代勉居鎮八年  
以舊德方重——

上下愛向

吳季為人彊力儉勤未嘗擾民——

所至惠愛

王贊為吏——

能惠養民

政在養人

高宗咸亨初賈敦實為洛州長史亦寬惠人心懷  
曰洛陽令楊德幹矜酷烈杖殺人以立威敦實喻  
止曰——傷生過多雖能不足賢也德幹為

棄職

心與古今

李惠登朴素無季術而視人所為利者行之害者  
去之率一所安堵——政清淨居二十年田畝  
湖戶口增人歌舞之

印紙書勞績

淳化四年審官院選京官充知州者三十餘人御  
前——胥子上覩——於其前曰公矜刑政惠愛臨

民奉法除奸方可以勞為一

嚴辦書姓名

呂夷簡以刑部郎中樞知開封府——有聲真宗  
——其姓名於屏風竟希文守饒州以嚴辦有聲宋  
尚風化州人嚮之

邑人有矜式

陳襄宰仙遊縣作勸學一篇以諭民曰吾從道去  
亦有子弟亟道就學於是——所——  
響應便成風

明道先生所在臨政便上下———出遺書  
蕭何求維論

讀漢史者多曰曹參守蕭何之規日醉以酒民歌  
之曰蕭何為法惟若畫一曹參伐之序而勿失哉

其清淨民以亭一為其漢之二貲相也至矣哉蕭  
曰非也暑牛之渴也豎子飲之停淖之汙牛渴已  
久得停淖之汙寧願於清冷之水乎設使豎子牽  
之於清冷之水則滌乎腸中之泥也牛然後知亭  
淖之汙不可終日而飲之百姓罹秦之渴已久矣  
蕭何曰吾所以為法律是維天下之草創也吾不  
止此將致尼為成康之君使民為成康之民是牽  
民於清冷水也曹參日荒於酒惠帝訊焉參謂於  
惠帝曰高帝則之陛下承之蕭何造之臣參遵之  
陛下禽奸臣等守貳惠帝以為是也民又歌之也  
嗚呼漢之民以漢之汙愈於秦之渴不知辱於清  
冷之水滌於腸中之泥也

僚屬

說文此官爲僚

詩云我雖異事及爾同僚

傳曰同官爲僚僚屬爲寮

書說惟暨乃僚因不同心

周官命六鄉分職各師其屬

周命曰謹簡乃僚

小宰其屬六十

大宰曰官屬以舉邦治禮記以官府之六屬舉邦

治

西漢曹參傳參代何為相擇郡縣吏長大訥於文  
辭謹厚長者為史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輒斥去之

通鑑漢光武紀州牧朱浮年少有俊才欲薦風途  
收士心辟召州中名宿皆引置幕府

漢陽絕梁商為大將軍辟漢陽巨覽上黨陳龜為  
掾屬李固為從事中郎揚倫為長史

晉懷絕鄉鄧王處辟掾屬百餘人時人謂之百六  
掾

晉簡文紀郗超常為桓溫謀主謝安與王坦之見  
溫溫使超卧帳中聽其言風動帳開安笑曰郗生  
可謂入幕之賓矣

宋太祖紀宜數引見位史相見不數則彼我不親  
不親無因得盡人情人情不盡惟何由知衆事也  
高祖紀房玄齡收采人物置之幕府

唐代宗紀馬燧為河東節度使辟充州張建封

唐懿宗紀路巖佐崔鉉於淮南為支使不十年主宰相

唐僖宗廣明元年鄭從諫充河東節度使自擇參佐從諫奏以長安令王調為節度副使前兵劉崇龜為節度判官前進士

劉崇魯為推官人謂之小朝廷言名士之多也通鑑

韓滉在二游所辟僚佐各隨所長無不得人出

唐德貞元二年

本傳竇憲平匈奴班固傳殺之徒皆置幕府以典文章

晉陶侃鎮武昌軍殷浩庾翼等皆為佐史時武昌

號為多士

本傳庾亮在武昌諾位史商浩之棧登南樓不覺亮至諾人將起避之亮曰諾君少住老子於此興復不淺便據胡床而坐與浩等談詠

王隱傳杜恕舉劉毅為功曹月餘日三魏稱焉為之語曰但聞劉功曹不聞杜府曹

孟嘉傳亘溫遊龍山僚佐畢集有風吹孟嘉帽隨嘉不之覺

世說晉書王微之有俊才少為桓沖參軍從沖值雨便下馬入沖車中謂冲曰豈有獨擋一車不容國士出乎

魏志太祖以陳琳阮瑀管記室軍國書檄多琳所作鍾會以中郎任大將軍曹記室事為心腹之任

唐人謂之子房

沈約傳蔡興宗謂諸子曰沈記室人倫師表宜善  
之

唐本傳元稹長於詩書在越時辟竇翬翬工於詩  
與之醉和號蘭亭絕唱

張建封傳許孟容韓愈皆奏署幕府有文章傳于  
時

劉晏傳晏部吏在千里奉教如目前

裴度傳裴度充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仍以刑部  
尚書馬摶為副太子右庶子韓愈為彰義行軍司  
馬司勳員外郎李正封都官員外郎馮宿禮部員  
外郎李宗閔等為兩史判官書記

唐書令狐楚為大原掌書記鄭僕在鎮暴卒不及

持搆後事軍中喧譁將更夜忽數十騎持刃迫楚至單門諸將邀之令草遺表楚在白刃之中掘營立成讀示三軍無不感泣由是名重

新唐書本傳薛敬與房杜屢腹心之寄薛元敬謹畏未常申歎曲如晦曰小記室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疎

舊唐書常思謙傳左肅機皇甫公義檢校沛王府長史引常思謙爲同府倉曹謂思謙曰公豈池中之物屈公爲數旬之客以望此府

本傳婁師德調江都尉楊州長史盧承業異之曰子台輔器也當以子孫相接詎論僚吏哉

古今事實

者以軍幕為義軍旅無常居止故以乘幕言  
之出李廣傳注以文行謀畱雍容於一丨之間  
佐史

宋太祖絕宜數引見丨丨不數則彼我不親不  
親無因得盡人情

六 騰

柳文奮——翔千里以為轅門大盾之重

一 足

皮日休集非惜幕間——地不容也

典 文 章

賓賓平匈奴班固傳毅之徒皆置幕府以典文  
章

戒誤戲

事見江門陶侃授荀下

羅致幕下

朝文大夫烏公以鉗鎮河陽之三月以石主  
為才以禮為羅一而一之一一未數月也以溫  
生為才於是以外生為媒以禮為羅又又而  
之一一

稱小朝廷

唐僖宗紀鄭從謙充河東節度使自擇參佐從  
謙奏以長安全王調為節度副使前兵部員外  
郎史館修撰劉崇龜為節度判官前進士崇魯  
為推官人謂之小朝廷言名士之多也

寄以復心

萬葉集序於唐時之詩，萬葉集詩集者，韻事也。  
歌曲如晦曰小記室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疎  
委以子孫

婁師得調江都尉楊州長承異之曰子台輔器  
也堂孫相委詎論僚吏哉

果之泛池

王儉用庾一一為衛將軍長史蕭彌與儉書盛  
府元僚每難其選庾景行一綠水依芙蓉何其  
麗也時人以僚府為蓮花一故彌書笑之

却超入幕

郗超為桓溫謀主謝安與王坦之見溫溫使超  
卧帳中听其言風動帳開安笑曰一一可謂一  
之賓矣

陳蕃設榻

——為豫章太守以禮請徐稚為功曹蕃在郡不接賓客唯稚來時特設一榻去則遷之

子猷拄笏

事見山門西山與氣類

徵之馬曹

——王為大司馬桓溫將軍蓬首散帶不綜府事又為車騎桓沖騎兵參軍桓沖問鄉耆何曹對曰似是馬曹又問晉幾馬曰不知馬何由知數又問馬比死多少曰未知生焉知死

趙宗驅府

晉謝——坐失議出為南郡王司馬人問定是何府趙宗恐望曰不知是司馬為是司爐既足

一 政廳為司鑿坐禁錮

值雨入車

世說王徽之有俊才少為桓沖參軍桓冲一  
便下馬一冲一申謂冲曰豈有獨擅一車不容  
國士乎

秉醉登床

嚴武鎮成都奏前拾遺杜甫為參謀官武與甫  
有世舊特過甚隆甫性褊躁放盜嘗醉登武床  
視武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雖急暴不以爲忤

紗籠中人

原化記張建封鎮徐州奏李藩為州判有新華  
僧能相人公令看取判官有得為相者否僧云  
並無公不快曰某妙擇賓僚豈無一人至相坐

者促召李判官至僧院陪迎謂張公曰判官是  
一一一宰相藩后果為相一之

豈池中物

左蕭機皇甫公儀檢校沛三府長史引嘗思謙  
爲同舍倉曹謂思謙曰公一一之屈公爲  
數旬之客以望此府

辨論獄詞

祠記范文正公以進士釋褐爲廣得軍司理日  
抱具獄與太守爭是非守盛怒臨之公不爲屈  
歸必記其往復辨論之語于屏上此沈去字無  
所容貪止一馬鬻馬徒步而歸

遺賜函傳

聞見錄錢希深歐陽永叔官洛陽時同遊嵩山

歸暮抵龍門者山雪作留守錢文樞公遺吏以除傳歌妓至且問勞之曰山行良勞當少留龍門賞雪府事簡無遞歸也

賓僚避暑

歷城北有使君林魏正始中鄭公憇於三伏之際率賓僚避暑於此取大荷葉盛酒以葛判令與柄通屈莖上輪囷如蒙彝傳喻之名爲碧筒

飲

府有三才

太傅府有三才裴邈清才潘陽仲大才劉慶孫長才

居官類

同官

要語

左傳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同官爲僚吾嘗爲僚敢不盡心乎弗听及元荀伯盡送其帑及其用財賄於秦曰爲同僚故也

左傳晉郤克將中軍韓厥為司馬韓獻子將斬人郤克馳將救之至則斬之矣郤子使速以殉曰以分謗也

叔詩我雖異事及爾同僚

臯陶謨同寅協恭

周禮冢宰以八法治官府三曰官聯以會官治注謂國有大事官不能獨治則六官共舉之謂聯事相佐助也

詩大雅我雖異事及爾同僚

禮五曰

官聯以會官治

左文七年同官爲察吾責同僚敢不盡心乎

前漢本傳直臣疑爲郎舍同有告歸誤持同舍郎

金去

後漢陳重爲郎同舍郎有告歸寧者誤持同舍郎

榜以去

唐太宗紀蕭瑀性狷介與同僚多不合

古今事實

年輩相違

陸長源以勲德爲宣軍司馬輔愈一巡官同在使幕或戲年輩相違周愿曰大蟲老況俱是十二相屬何怪之有候詣

摺介寡合

蕭瑀性摺介與同僚多不合唐太宗紀

同列代貶

唐竇參爲萬年尉同舍當夕直者聞親疾惶遽參爲代之會失囚京逃按直簿劾其人參曰彼以不及調而往參當坐遂貶人皆義之

同列相避

堂語爰益素不好兆錯錯所居坐姿輒避坐所

居坐楚亦避兩人求營同

卷之二

劉文、韓自以才器以熙在聚寢之右而位居其下意甚不平酒酣忿望技力擊柱曰會當斬裴

裴

班尼

唐書唐尉遲敬德侍宴慶善宮賓班其上者敬德云爾何功尼上任城王道宗鮮喻之敬德勃然擊柱宗自義耿太宗不悅

羞列老矣

漢書霍光王、趙、漢中王、遼、費詩拜聞羽蓋前從平酒闌黃忠為後將軍怒曰大丈夫終不獨老矣而列不當受拜賓皆謂羽曰昔曾與高祖少

小説舊而陳韓之命後至識其以列韓最居上  
者聞蕭何以此爲怨君侯不受拜但爲惜此  
亦恐有後悔耳羽大感悽即受拜

聖同轍道

王仲舒召蒞中書舍既至同列率新進少年  
尾不樂曰豈可擾治筆硯於其間哉

中書喧競

鄭畋盧攜在同中書因議政誼競擣碎硯王絳  
數曰不意中書有丸解之事

同列兩罷

唐李紳爲御史中丞宰相李逢吉忌其剛而嫉  
愈勁直乃以愈爲京兆尹叢大夫充臺參以激  
紳紳愈果不相下詆訐紛然於是兩罷之

老韓同傳

齊王敬則與王儉齊拜儀同三司徐孝嗣嘲儉曰今日可謂連璧儉曰不意一子遂與一非一敬則聞之無恨色

絳灌等列

唐明皇欲以牛仙客為尚書張九齡執曰不可帝怒曰豈以仙客寒士嫌之耶鄉固素有門閥哉九齡曰臣荒陬孤生陛下過听以文學用仙客擢胥吏目不知書韓淮陰一壯夫差絳灌等列陛下必用仙客臣實耻之

周召不疑

成王幼周公攝政當國踐祚召公疑之作君奭君臣不才周公乃称湯有伊尹格于皇天於是

廉藺相避

藺相如爲上卿居廉頗之右頗曰我爲趙將有  
攻城野戰之功相如徒以口舌爲勞而居上吾  
羞不恥爲之下宣言曰我見必辱之相如聞常  
稱疾不欲與爭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引車避  
匿其舍人耻之欲辭去相如曰強秦之不敢加  
兵於趙者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  
俱生吾之所以爲此者先國家後私讐故也頗  
聞之肉袒負荆謝罪

寇賈極歡

寇恂拜潁川太守賈復部將殺人恂戮之復以  
以為耻謂左右曰吾與寇恂並列將帥而今為

其所陷今見恂必手劍之。恂知其謀不欲與相見。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効侍側，卒有以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簡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為國也。吾安可以忘之？二人後卒極散。

李郭拓勉

唐安思順為朔方節度使。時郭汾陽、李臨淮俱為牙門都將。二人不相能，雖同盤飲食，常兩目相視不交一言。及汾陽伐思順，臨淮欲亡，許未決。毎曰詔臨淮、汾陽半兵東出，趙魏臨淮入。曰：一死固甘，乞免妻子。汾陽趣下，持手上堂，曰：今國亂主遷，非公不能東伐，豈懷私忿時耶？及別執手泣涕相勉，以忠義訖平劇賊，實二公之力。

不失和氣

列傳魏公慶曆中典范希文韓琦同在西  
府上前爭事議論各別下殿各不失和氣如未  
嘗爭當時相善三人正如推車子盖其心主於  
車可行而已不為已也

交致其情

高宗朝光世軍在馬家渡張俊軍在采石遂詔  
光世以兵援世忠且令復移軍建康三大將權  
相敵兼持私隙莫肯叶心上詔魏矼諭光世曰  
賊衆我寡合力猶懼不支况單目爲心將何以  
戰爲諸公計當滅怨隙不擇可以報國身亦有  
利矼勸光世貽書二師以示無他僥倖待角已  
而二師皆復書交致其情

同列平心

劉器之與東坡元祐同朝東坡勇於為義歲失  
之過則器之必約以典故東坡至發怒曰何處  
也上叟得一劉王言來知得許多典故或以告  
器之則曰子瞻固所畏也若恃其才欲變亂典  
帝則不可又朝中有語云閨蜀同風腹有蟲  
以二字各從蟲也東坡在廣坐作色曰書稱立  
賢無方何得乃爾器之曰其不聞其語然賢言  
無方湏是賢者乃可若中人以下多係土地風  
俗東坡默然至元符末東坡器之各誦翁海相  
遇於道始交歡器之語人云浮華習盡去非昔  
日子瞻也東坡則曰器之鐵石人也

同列怨望

沒焦爲內右史始列爲九卿而公臻弘張湯爲

小吏又私權貴與黠同位黠又非復弘得已而  
弘至丞相湯御史大夫黠時承史皆與同列或  
尊用過之黠褊心不能無少望見上曰陛下用  
郡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罷黠上曰人不可  
以無學觀黠之言日益甚矣

不得共坐

賈復因鄧禹得召見署破虜將軍督盜賊復馬  
羸光武鮮左驂賜之官屬以復後來好陵折等  
革調補鄗尉光武曰賈督有折衝之威方任以  
職勿得擅除注曰時上置府官屬復與段熲共  
坐熲曰若將軍督我大司馬督不得共坐復曰  
俱劉公吏有何尊卑官屬以以為不遜

同列相仇

李文定公同丁晉公相 章聖以剛介嫉惡議  
多不合一日因奏對乃以笏擊晉公由是並罷  
相以本官歸班繼而中使押晉公復入中書文  
定出知鄆州及 真宗晏駕 神文踐祚 章  
憲明肅垂簾听政晉公挾前憤三月貶文定衡  
州團練使宣獻行制誥票所以責者晉公曰此  
無他春秋之義君臣無得漢法所謂大不道耳  
宣獻退而怪之曰文定安至此遂命以別辟然  
常切齒焉晉公竟增兩句云懼此震驚遂至沉  
陷未幾晉公以擅移山陵貶崖州司戶參軍復  
當宣獻行制於是首云無將之戒深著於暮經  
不道之誅難逃於漢法文定孫世美言

居官類

同年

要語

會宴期集據言磨進士擇出謝後便往期集院狀元無與同年相見請一人為錄事其餘主宴主酒主樂採花主茶之類咸以其言辟之

唐紀唐李糾相德宗元義方言其私同年許季同德宗問之曰人於同年有情乎糾曰同年乃九州四海之人偶同科第或登科然後相識於情何有若其果才雖在兄弟子姪之中猶將用之同年乎詳見及第門悞撻謂之同年

通鑑唐紀唐李糾相德宗人言其私同年許季同

德宗問之曰人於同年固有情乎糾曰同年乃九州四海之人偶同科第或登科然後相識於情何有若其果才雖在兄弟子姪之中猶將同之况同年乎

據言神龍以來杏園晏後於慈恩寺塔下題名同年中推善書者紀之

崔沆為主罰錄事同年盧彖俯近關宴請假往洛及同年宴於曲江亭彖微服裝觀為關司所發進士榜出謝後便往其集院狀元與同年相見請一人為錄事其餘主宴主酒主樂探花主茶之類咸以其年辟之俱健謂之同年既捷列名於慈恩寺塔謂之題名大宴曲江亭謂之典江會在閔試後謂之闋燕

高郊新書大中以來禮部試詩取二三人趙氏  
稀辨謂之色目人亦曰榜花

古今事實

同年

連轡九衢

劉禹錫送張盥赴舉詩序云吾不幸向所謂同年友當其盛時——舉鑣亘絕——若屏風然今來落落如星辰之相望

同年遠媒

魏公遺事寇采公在樞府上御筆之采公已知乃遣人告冀公曰遭逢最久今出求一使相幸同年贊之公曰將相之任極人臣之貴苟朝廷有所授亦當懇辭豈得以此私有所干於人也

亟往問之菜公豈樂後上議準令出典一甚官  
公曰冠準未二十年已登樞府

太宗甚器之準有才望與一使相使當方面其  
風采足以爲朝廷之光上然之翌日降制  
菜公捧使相告謝於上前感激流涕曰苟非  
陛下主張臣安得有此命上曰王某知鄉具  
道其言菜公出謂人曰王一一器識非准所可  
測也公在相府抑私一一皆此類

同年父執

五代王祐父徵同光初與桑維翰一一登第拜  
右怡遺維翰入相祐以父同門生裁書自陳雖  
奇之禮待甚厚自是文價曰重

同年父婿

閱見錢王趙公歐陽文忠公同為蘇幕壽公  
子婿然文忠心少之文忠為參政時吏疑進懿  
恪僕射文忠曰僕射宰相官也王拱辰非曾任  
宰相者不可改東宮官以至拜宣徽使終身不  
致執政蓋懿恪主李文靖文忠主范文正其黨  
不同

一擇多人

尚書張詠嘗謂人曰吾擇中得人最多謹重以  
雅望無如李文靖深沈有德鎮服天下無如王  
公而折折廷爭素有風采無如寇公當方面寄  
則詠不敢辭

同年三李

揮麈錄元祐中舒州有李亮工者以文鳴縉紳

間與蘇黃遊兩集中有與其唱和時李伯時以  
善丹青妙絕世且好古博雅多收三代以來愚  
爽之類又有李元中字畫之丁追縱鍾王時号  
龍眼三李——登進士第出處相若約以先貴  
無相忘其後位俱不顯

同龍虎榜

唐貞元八年陸贊主司試明水賦御溝新抑詩  
其人賈陵陳羽歐陽詹李愬馮宿王涯張  
季友齊孝若劉遵右許季同侯紇莫贊朝愈李  
絳溫商度承宣貞結胡諒崔郡邢冊裴光輔  
璫是年一榜多天下孤雋偉傑之士號龍虎榜

昌黎同榜

退故之陽襄詞云八年春遂與詹文詞同考試

登第送侯參

赴河中幕云

憲

昔初及第各以

少年稱祭張季友云徃在貞元俱從賓薦各以文售幸皆少年又與陸貟外書云徃者陸相公司貢士愈亦幸在得中其後一二年所與及第者皆赫然有聲

契分稠疊

李摯與李敏同姓同歲同門同年登第摯詩曰因緣三紀異契分四般同

同年無恩

唐王鐸楊收背薛逢同年收作相逢有詩湏知  
金印朝天客同是沙堤避路人威鳳渴時皆瑞  
聖應龍無水謾通神收聞之怒王鐸作相逢又  
有詩曰昨日鳴毛萬鈞重今朝山岳一毫輕鐸

又怒之

同年俱貴

向文簡敏中恩忠愍準二相同以太平興國五年登第後文簡秉鉤忠愍以使相守常安作詩寄文簡公曰玉殿登科四十年當僚友盡英賢歲寒惟有公薰我白首猶持符相攜忠愍調之曰九萬鵬宵振翼時與君同折月中枝細思淳化持衡者得到于今更有誰

同年貸錢

王晉公初釋褐為僥倖同年白禎為判官積一日以片紙假綰伍環於公公笑曰榜下來婚京國富室豈無半千質物耶俱我撓之故矯耳於箇尾書一絕戲之曰欺天行詐吾何有立地機

關子太辛五百音缺兩家闡赤洪厓打白洪厓  
人以為朱厓之行亦兆於此

同年相仇

李處邁邯鄲之孫政和初以直秘閣知相州時  
聶貴遠山爲邵博士王將明甫爲決曹掾王聶  
同年生也始甚歡而聶於樂籍中有所屬意王  
亦曉之每戒不令前聶恨之因而遂成仇怨其  
後甫改名黼爲相聶以蔡元長稱其剛方有力  
薦之改名昌擢爲侍從黼大用事貶聶散官安  
置衡州益啞黼笑清康時事大變召登政府黼  
之誅死聶有力焉而聶以是歲出使至絳州被  
害

相遇贈詩

鄧洵美連山人乾祐六年中進士第與司空昉  
少保同年司空先在禁林出使武陵與洵美相  
過贈詩曰憶昔詞場共着鞭當時當谷喜同遷  
關河大闊三千里音信稀踰二十年

同年俱少

黃台符十六歲張讀十八歲同年登科在鄭宣  
州幕常列題於西明寺之東廡或竊注之曰一  
雙同進士兩个阿孩兒

會飲樞寺

趙昌言為樞密副使時陳儀與竇據俱為三司  
鹽鐵副使胡旦知制誥院盡同年生俱少年為  
一時之後梁顥又常與同幕五人者旦夕飲會  
於樞第茶酒壹矢未嘗盡日每乘醉夜方歸金

吾吏逐夜候焉首齧啞儀以醉鞭指其吏曰金吾不惜夜玉漏莫相催於是謗曰陳三更賓半夜

窮達不同

晁武子云王文穆欽若以故相來守杭州錢塘一老尉蒼頰華髮矣文穆初甚不樂之詢其履歷乃同年生惻然哀之遂封章於朝上持改京秩尉以詩謝之云當年同試大明宮文字雖同命不同我作尉曹君作相東風元沒兩般風故吏

要語

權德輿作杜祐誌曰德輿嘗忝府辟晚膳台座每荷同升之義蓋陳無愧之辭

劉晏爲度支鹽鐵轉運使其商推財用之術皆一時之選故沒後二十餘年韓洄元琇裴腆包佶盧真李衡相繼分掌財賦其有聲音皆晏之故吏也

東漢胡廣與故陳蕃陳咸並爲三司蕃每朝會稱疾避廣時人榮之

通鑑漢桓紀梁冀乘勢橫暴所在怨毒朱穆自以冀故吏奏記諫不納

魏志常林傳吉黃爲長陵令時科禁長吏擅去事實

故吏換舉

蘇章遷冀州刺史一人爲清河太守章行部按其姦臧乃請太守爲設酒肴陳平生之好甚數

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按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

故吏炎涼

大將軍清曰退而驃騎日益貴大將軍一人門下多去事驃騎輒得官爵唯任安不肯

坐同朝會

蜀揚洪爲蜀郡太守舉門下書佐何祗有才策數年祗爲廣漢太守而洪尚在蜀郡每朝會祗次洪一洪白君馬何駛祗曰故吏馬不敢駛但明府未着鞭耳

書戒郎君

姜叔原臨淄公晚子監額昌府許田鎮手寫自

作長短句上府師韓少師少師報上云得新詞  
盈 盖才有餘而得不足者顧郎君捐有餘之  
才補不足之德不勝門下老吏之望云一監鎮  
官敢於杯酒間自作長短示本道太師以大帥  
之嚴猶盡門生忠於郎君之禮在叔原為甚厚  
在韓公為甚德也出聞見後錄

相逢報避

王戎故吏多至大官——戎——之出竹林七賢  
論

畧不加禮

鞠詠為進士以文受知於王公化基及王公知  
杭州詠擢第釋褐為大理評事知杭州仁和縣  
符之官先以書及所作詩寄正公以慰平昔莫

追今復焉更得以文字相樂之意王公不苟及至任——課其職事甚急鞠大失望於是不復冀其相知而專修吏幹矣其後王公入爲參知政事首以詠薦人或問其故答曰鞠詠之才不患不達所憂者氣俊而驕我故抑之以成其德耳鞠聞之始以王公爲真相知也出東軒華錄

可謂親炙

愈博士也始事相公於祭酒分教東都生也事相公於東太學今爲郎於都官也又事相公居守三歲爲屬吏經時五年觀道得於前後聽教誨於左右——熏而一之矣出韓愈送鄭校理

序

不宜在後

三得爲屬吏朝夕不離門下出入五年竊自許  
校與報——門下諸從事一出韓愈上鄭餘  
慶書又周子通上知己書如某政術文學誠不  
足以備執鞭於左右獨念向者抱闕轂下實事  
明公於版曹令典教別御也又事明公居守槩  
之舊比似非偶然然則受知於今日面報於異  
時固不宜在門下諸從事之從也請以是為詔

介  
寓公

要語

禮記諸侯不臣寓公

語子曰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

家語子貢曰禮居是邦不非其大夫

事實

願受一屋

有爲神農之言也許行自楚之膝踵門而告文  
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屋而爲氓  
避堂舍盍

孝惠以曹參爲齊丞相參盡召長老諸先生問  
所以安集百姓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  
未知所宜聞膠西有盍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  
幣請之盍公爲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參於  
是避正堂舍盍公焉朱詩

特為置揭

陳蕃爲樂安太守郡人周璆高潔之士前後郡

守招命莫致唯蓄能致焉字而不名特為置一  
揭去則懸之

置薤一本

後漢龐參為漢陽太守郡人任棠有志節參到  
乃先候之棠不與言但以薤一本水一盃置屏  
前抱孫兒伏戶下參思其微旨曰水欲吾清拔  
薤欲吾繁強宗抱孫兒當戶下欲吾開門恤孤  
遂歎息而還

薦其行義

呂正獻公著在穎途年而歐陽公備為守初備  
以公為相家令子弟少有時譽甘公良厚而未  
甚重也劉原父敵博學有高才王深父曰好古  
君子也二人皆寓穎公日與相從脩等稍稍

愛公之學識其後備入為翰林學士薦公文學行義宜在左右因數為朝廷在位者稱之

### 訪隱者居

錢文僖公自相安留守西都時朝廷無事都府多暇錢相與諸公行樂無虛日一日出長夏門屏騎從同步至午橋訪郭君隱居郭不知為錢相也草具置酒錢相甚喜不忍去至晚衡騎從來郭君亦不為動亦不加禮抵暮別去送及門曰野人未嘗至府廷無從上謁謝錢相悵然謂諸公曰斯人視富貴為何如可愧也郭君名延鄉時年踰八十少從張文定呂文穆公游二公相繼入相薦於朝命以職官不出

### 無撓公私

蒙陽呂公希哲晚居宿州真揚間十餘年衣食  
不給有至絕糧數日者公處之晏然靜坐一室  
家事一切不問不以毫髮事託州縣在和州嘗  
作詩云除却惜書沽酒外更無一事擾公私閑  
居一日讀易一爻遍者古今諸儒之說默生沉  
思隨非解釋夜則與子孫討論古今商誰得失  
久之方罷

賞賜

天有雨露生育萬物聖人體之則有慶賞之賜焉是理也見於虞則以五服五章而為命德之天見於周則以馭群臣之幸而為詔王之柄古人之意蓋有慶賞不體於天則不得謂之公恩賞不本於天子則不得謂之出于一達德下襄如秦漢以迄于代代下之觀賞者有僥倖之恩上之僭賞者有僭竊之患殆失古人體天詔王之意惟我宋列聖相承大權有屬梓門不閑其慶賞之推本於公道出於朝廷此禮樂自天子出舉無漢唐以來竊位假寵之患此其由三百年所以斂然允當於人心也

書車服以庸又曰賞多有原功

易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周禮等差司勲賞掌功之深以等其功

詩錫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

周禮大宰以式均節財用八曰匪領之式謂分賜

群臣

禮記慶賜遂行無有不當又曰見爵賞之施焉又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

詩序凡頒賞地三之一食凡賞田王食一臣食二唯如田無國征謂既一之又重賜之則無國稅也形于天子錫有功諸侯也

禮記天子之為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敎尊五敎時孰然後賞之以樂故其治民勞者

其彝行詖遠治民遠者其彝行詖短

左傳賞奸介之誰曰下義其罪止賞其奸上下相蒙難與處矣

戰國策上嘗齊威王  
令曰有能面折寡人者受  
一  
獻書凍書受中賞謗議於市朝者受下賞  
大戴記加賜古者議有貢士一過謂之好德再通  
謂之賢者三過謂之有功乃一九一也

左傳賞縣晉侯縣胥臣以先茅之賞縣士伯以从  
行之一賞拍子狀臣千室

爭賞

賞色

鄭伯入陳之功賜子展先輅三命之服先八  
一賜子產次輅再命之服先六邑

賜田

晉侯朝王王一之溫原攢茅之一又漢蘇武自  
匈奴來一公一ニ頃宅一區唐郭子儀前後一  
良一美玉名園甲館不可勝紀苻璘入朝賜藍  
田四十頃于志寧與張行成高季輔俱一一志  
寧奏臣願以有餘賜不足者帝分田以與二人  
元結祖仁基從太宗征遼以功一宜君一二十

頃田

賜服

訟或錫之盤帶出易君賜衣服服以拜賜出禮  
記大宗伯九儀之命受服出周禮晉侯獻楚俘  
于王王一之大輶之一出本傳後郭賀字喬卿  
爲荊州刺史有殊政顯宗巡守時嗟嘆賜以三

品服中書令張嘉政仕者佩薰終身自是百官  
賞薰袋謂之章服

賜馬

虢公晉侯朝王王享醴賓皆一匹非禮也  
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不以禮假人平  
王賜晉文侯馬四匹後漢世祖所以乘大驥賜  
李忠李光顏為滻冀行營節度使臨送一珍器  
良一王君廊鎮幽州繫突厥係斬二千獲馬五  
十匹入朝帝一所乘一令自廷中乘以出魏證  
陳事帝一黃金十斤一二四薛仁貴一以御一  
輔公祐據丹陽詔李恭為帥召李靖入朝江南  
平一一百匹郭子儀給芻馬二百匹張行成侍  
燕一名一一錢十萬衣一稱

賜車

君——馬乘以拜賜出禮記君子來朝何錫予  
之蹠車乘馬出詩

賜玉

號公晉侯朝王皆——五穀虞卿說趙王一見  
賜白璧 叢黃金百镒後鍾離意子阿為尚書  
令交趾太守坐賊詔以其資物頒賜群臣意得  
珠璣悉委也不拜曰孔子忍渴於盜泉此賦汚  
物故不敢拜帝嘆之蘇定方滅三國皆生擒其  
主賞賚珍寶不可勝計李載義賊平詔同平章  
事——白——帶示殊禮

賜金

王成為膠東王勞來不怠宣帝詔增秩——薛

枚文天策府記室上書諫秦王止田獮王答曰  
覽所陳知成於我者卿也明珠兼秉未若一書  
一黃一十蕭瑀字勝文遷內史令孜孜抑遏絕  
遠無所憚一黃一十一祖元宗將以牛仙客為尚  
書又欲一寶封張九齡曰謹法非有功不封邊  
將橫毅帛縕器械適所職爾陛下必賞之一帛  
可也

賜帛

秦二世一叔孫通一二十四衣一襲明帝時鳳  
凰集于桑一汝南太守一百匹晉張華以平吳  
之計賜綯百匹御史大夫蕭瑀劾李靖持軍無  
律帝召讓之徐曰故公之罪錄公之功賜綯千  
匹既而曰人讚故公朕今悞矣加賜綯二千匹

屈厥通從平薛仁果珍用山積諸將爭得之通  
獨無所取帝曰清奉國名實不虛持賚綵千段  
太宗討高麗先遣張儉輕騎度遼江夏王道宗  
請以百騎徑約其還日將還會高麗兵趨其路  
史芝間道謁帝如期賜綵千匹又治洛陽官張  
元素上書極諫詔罷役賜綵二百匹倪若水為  
汴州刺史玄宗嘗遣中官往淮南捕鳩鶴上疏  
諫手詔荅曰言念忠謙深用慰喜賜物四十段  
用答至言

賜第

唐孔縡字化及遷尚書左僕射賜號持危啓遷  
保乂功臣鐵券一天興良田善和里一李祐以  
功遷神武將軍賜宅河間王景恭討輔公祐生

擒之江南平之甲一區割幽求誅常廣人功  
以一十一區五代李守貞以功拜平章事以  
揚先遠舊一守貞取官旁民舍大治之為京師  
之甲帝出臨幸燕錫恩禮出於諸將

賜劍

漢衛綱淳謹景帝之辭曰先帝臣凡  
六不敢奉詔

賜錢

漢張武為郎中令受金錢事覺文帝更發金錢  
賜之以愧其心蘇武自匈奴來一一百萬祭  
祿為遼東太守三十年嘉其功一一百萬館陶  
公主為子求郎明帝不許而一一百萬

賜穀

章帝詔寵領毛義一千斛唐袁悊字耀卿為

郎中令卒太宗為之流涕一千斛一窖

銅山

鄧通無他能文帝愛之賞賜至多復賜蜀郡

一得私鑄錢鄧氏錢因滿天下

金穴

後郭況為大鴻臚賞賜金錢錦帛豐盛莫比京

師號曰一一

敝餘賦

大府以一一之以待賜予出周禮

藏盟府

夫賞國之典也一在一一不可廢也出左傳

班宗彝

西王朝諸侯……作分器出書

分寶玉

事見親王類寶玉辰親下

以春夏

古之治人賞……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飫

賜出箇子

賜虎賁

昔文獻楚俘于王命為侯……三百人出左  
傳漢冊魏公文君秉國之鈞正色處中纖毫之  
怒靡不抑退是用錫君虎賁之士三百人

賜女樂

後東都平……宵抗……一部唐李成蕩夷凶惡  
……一列載休類京師平復衆與至京師……

——河間王孝恭討輔公祐生擒之江南平——

二 部

賜佩刀

太宗曰正觀以前從武定天下間聞草昧玄齡功也正觀之後納忠諫正朕遠國家長利魏證而已雖古名臣亦何以加鮮佩刀以賜二人

賜胡瓶

賜李大亮——云乃朕所自御

金削刀

齊徐聃字將道八歲能文太宗召試賜所佩——

賜貂裘

裴矩助城伊吾脅處羅入朝帝喜——西胡

珍器

賜錦袍

張長遜計辭舉不待命輒引兵會……金甲  
賜魚袋

唐高宗給一五品以上隨身銀……以防召命  
之詐出內必合之三品以上金飾垂拱中初督  
刺史始……天授二年改佩魚皆為龜其後三  
品以上龜飾以金四品以銀五品以銅中宗初  
罷龜袋復給以魚郡王詞王亦佩金魚袋

加金紫

唐劉鍊字鼎卿進歙州刺史段幹強濟野姪特  
為虎噬幼女呼號呼擣虎俱免觀察使韓滉表  
治有異行

賜金紫

李從晦出為常州刺史鎮海軍節度使李琢表其政

賞朱紫

唐初……者服於軍中其後軍將亦賞以假  
绯紫有徒缺臂之服出車服志

靈壽杖

李靖乞骸骨賜

功疑惟重

功疑惟重出尚謨

輕重視功

凡賞無常

天子禮樂

昔者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成王賜以——  
並出禮記

士田附庸

王曰叔父達爾元子俾侯于魯乃命魯公俾侯  
于東賜之山川——

四牡鈞膺

王錫申伯——蹠蹠——濯濯

淑旛綏章

王錫韓侯——草茀錯衡玄裳赤舄鈞旛  
鏤錫鄣輶淺輶並出詩

土田奠器

奉之以——撫之以——

車服文章

旌之以明之以並出左氏傳

弓矢鉞鉞

諸侯賜一一然後征賜一一然後赦出禮記平  
生賜普文侯彤弓一彤矢百族弓十族矢千普  
文侯獻楚俘于王王賜之鉞鉞征彼不懷權德  
與劉濟銘天子賜以寶劍金甲彤弓盧矢渾滅  
拜奉天行營副元帥帝臨軒授鉞用漢拜轎信  
故事制曰寇賊于紀授爾節鉞以戡多難徃欽  
哉清泰二年馬希範襲殷官爵封楚王賜以弓

矢冠劍

拒毫圭瓚

賜主瓚然後毫未賜主瓚則資毫於天子平王  
錫晉文侯一一文公獻楚俘于王賜拒毫

荀

冕服非德

魯公賜公冶冕服將死曰我死必無以，，歟  
一賞也

錫命而惰

天下使召武公內史過錫晉侯命受玉惰過歸  
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一之！一於受王  
先自棄也已出左傳

三賞後及

晉文公從亡賤臣壺叔曰君三行賞不及臣公  
曰夫尊我以仁義防我以德惠此受上賞輔我  
以行此受次賞矢石之難汗馬之勞此復受次  
賞若以力事我而無補吾缺者此受此賞

之。且。子晉人聞之皆悅出史記

後本示信

秦商君變法恐人未信乃一於市南門募人徙置北門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與五十金

厲精信賞

漢宣帝一一益治一一必罰

封鄧千秋

漢高帝群臣爭功鄧千秋曰蕭何功第一曹參次之帝曰何雖有功待鄧君而後明乃一一

一爲平安侯

賞魏無知

蜀陳平為戶牖侯辭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不

魏鍾繇武帝時遷相國文帝在東宮繇——  
為之銘曰於赫有魏作漢藩輔厥相惟鍾是幹  
心膂

賜古人服

魏太祖平柳城班所獲器物以素屏風憑几賜  
毛玠曰以君有古人之風故以——之——

賜荀漢紀

太宗——李大亮——悅——曰悅議論深博極為  
政之體公宜繹味之

賜清廟器

李珏牛公碑特——六事皆範金飾玉如

七 諸侯宜以卿豬應用 賦別

襲賜袍帶

撫茹明征吐蕃以戰多進左廩衛大將軍一封  
上歸一寶一他物繁夥

親解銀裘

章一一一及中庭馬賜帝挺

金幣什器

秦王誅齊王元吉蔚遲敬德論第一以齊府  
一一一賜焉

帷帳什器

令狐彰字伯陽 瞻杏園渡史思明疑之遣薛  
嵩以兵劫彰彰詣乘以大誼皆感附死力遂破  
安兵潰圍出以處 救百人朝賜甲第

撫恩特賜

常願立上言比謾封家所入已寡國初功臣共  
享天下食封不三十家今一一一家至百四十以

何惜賜公

突厥攻大原詔鄭元琦持節徃勞元琦既至日  
今掠財資皆入所部豈若仆旗接好則金玉重  
幣一歸可汗頃利賞其言引還太宗賜書曰知  
公口伐可汗如約朕之金玉一哉

宣賜軍錢

田弘正字安道遣裴度慰其一百五十  
方縉弘正奉表陳謝且賜令名

分賞戰士

明皇在蜀以七寶鞍賜張后李泌一以一一  
編衣節口

今天子一一一以賞將士出杜牧燕將錄  
賜鍾乳劑

高馮數上書言得失辭誠功至帝一一一  
曰卿進藥石之言朕以藥石相報

紫袍龜帶

狄仁傑轉幽州都督賜一一一后自制金字  
十二於袍以旌其忠

御袍犀帶

鄭畋屯渭橋再進司空兼門下侍郎京城四面  
行營都統賜一一一拜而不賀

治題 壇書

畢構字隆擇按察湖南處宗嘉構修潔德行有  
古人風其一術正為諸使最乃——袍帶

加賜寶封

劉幽求拜侍中壇詔曰昔西漢行封更擇多戶  
東京定賞復增大邑宜——二百戶  
賜戶三百

唐林環授同中書門下三品酒泉郡公謂曰初  
欲召公計事以有北狄憂前日直言今未忘也  
加特進尚書左僕射邑——

錫與踵塗

詳見賞軍錢下注

賚獎優幸

李德裕字文饒數召見一一一

不貲降澤

至忠曰陛下降不貲之澤近歲無涯之請

爲脂粉費

玄宗貴妃楊氏諸姨上食樂作帝驟賜古不可貲由是愈見寵賜諸姨錢歲百萬——  
帝所得奇珍及貢獻分賜之

獻瓜果官

陸贊從德宗幸梁道有——者帝嘉其意欲  
授試——贊曰爵位天下公器不可輕也信賞必  
罰伯王之資也

賞務速勸

柳完元論——而後有所——使秋冬爲善春

夏後賞則為善者必怠必不越月踰時而得其  
賞則人勇而有勸焉

表庸勵行

陳子昂八科六勸曰臣不賞不可勸功死士不  
賞不可勸勇今或勤勞死難名爵不及偷勞尸  
祿寵秩妄加非所以一者也

帛堆粟塞

韓聖德詩優賞將吏扶珪綴組——其家——

其庾

賞懸香餌

——令布疾雷出抑文

賜于闐玉帶

李靖破蕭銑——十三勝七方六利勝

各附環以金附之

賜通天御帶

裴度淮西臨道

列山河之賞

唐中宗賞張仁愿制曰將帥興功本期於邦國  
帝王懸賞用谷於疇庸右屯衛大將軍張仁愿  
薊門作牧榆塞總兵橫却月於天街副長雲於  
地脉宜——式崇帶礪之榮進封韓國  
公賜物三百段及衣裳一副出初學記

論厚賞之過

杜牧論戰小勝則張皇其功奔奏獻狀以邀賞  
或一日再賜一月累封凱還未散詩品已崇爵  
命極矣田宮廣矣金繒溢矣子孫官矣肯外死

勤於我哉此——

借賞兼數官

郭子儀拜尚書令諫言自用兵以來——者多至——胃進亡耻今兒醜略平乃作法審官之時宜從老臣始

留為富貴地

黃巢亂江淮遷劉巨客為山南東道節度使以扞巢巢浮江東奔率十浮八臣客止之曰國家多負人有危難不愛惜官賞事平即忘不如賊——以故巢復熾

出器幣縉錢

太祖開寶九年召隨州留守王全斌授武寧軍節度初全斌以伐蜀私取財物貶秩至是太祖

謂之曰朕以金陵未可常慮平吳諸將恣行貪  
暴今江南既平還鄉施錢又別一一一一數  
萬賜之出寶訓

出牡丹千葉

仁宗天聖中晁迥除翰林學士承旨常夜召對  
上令內侍執御前巨燭送歸院他日曲宴  
——者賜宰臣上顧迥與學錢惟演亦皆賜  
之

雪靈賜裘帽

太祖將帥發京師時京師大雪上設氈帷於講  
武殿衣紫貂裘帽曰我披裘如此尚覺寒而征  
將軍衡犯——何以堪慶郎——遣中黃門  
驛賚以賜王全斌全斌拜賜感泣出長編

冬至賜御筵

元祐四年呂公著求去詔建府第於東府之南  
啓扣北扉以便乾政會議三至經延三日一朝  
非朝日不至都堂——於私第

功當遷不與

太祖時臣下立——上素嫌其人——趙普  
曰賞以酬勞古今之通議也陛下豈得以喜怒  
專之上容其奏

欲邀求聽

真宗內臣劉承珪欲求節度使上諭王旦曰  
祖宗典故無所不可聽也若聽承珪所請必有  
邀求樞密者矣此必不可乃止

賞湏有所自

貞宗保平節度使石保吉求兼相印上問李沆  
曰 典之行——保吉無功戰之勞驟據  
台席恐譖物議他日詢之固執如初  
賞非常人則徵幸衆

蘇紳言——其——者——  
惜名器則人知勸

蘇軾言凡為天下國家當愛——則斗升之  
祿足以鼓舞豪傑否則日拜卿相而人不勸此  
人主操術安危之機也